

1987-1995

Huli he Jiu



狐狸和酒

张炜 著

张炜中短篇小说年编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张伟 著

张炜中短篇小说自选集

狐狸和酒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狐狸和酒/张炜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2. 8

(张炜中短篇小说年编)

ISBN 978-7-5396-4317-5

I. ①狐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45149 号

总策划:朱寒冬 刘景琳

出版统筹:曾冰

责任编辑:岑杰

封面设计:尚书堂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3533889

印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5859128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3.125 字数:270千字

版次: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9.8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序

我在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中,除了长篇小说和散文之外,共写了十三部中篇小说和一百多部短篇小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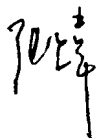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我十分钟爱的文体。我把许多宝贵的时间花在这些篇章之中,可以说为之殚精竭虑。

现在的七部“中短篇小说年编”,大致以写作时间为序编排。这成为一次盘点,一次回顾和总结:生命的痕迹、劳作的历史、艺术的变化、生活的记录……

时间匆匆而过,悉数消逝在渺茫无际的数字时代,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

不过,当重新展读这些篇章时,我却再度追上了漂流的时间,并且觉得一切都楚楚如新。

也许这就是文学的意义、写作的意义。



2012年1月12日

目
录

序

一辑

我的老椿树 / 3

问母亲 / 21

我弥留之际 / 39

四哥的腿 / 49

消逝在民间的人 / 61

逝去的人和岁月 / 73

造船 / 90

射鱼 / 102

王血 / 111

蜂巢 / 124

绿浆 / 135

夜海 / 147

二辑

背叛 / 161

阳光 / 179

酒窖 / 187

狐狸和酒 / 203

头发蓬乱的秘书 / 215

一个故事刚刚开始 / 226

怀念黑潭中的黑鱼 / 238

旧时景物 / 247

唯一的红军 / 257

赶走灰喜鹊 / 267

鱼的故事 / 275

三辑

割烟 / 285

武痴 / 294

仙女 / 306

烧花生 / 315

许蒂 / 326

晚霞中的散步 / 336

山洞 / 343

书房 / 358

面对星辰 / 371

一个人的战争 / 381

老人 / 391

致不孝之子 / 396

附：短篇小说总目 / 408

一 辑

我的老椿树
问母亲
我弥留之际
四哥的腿
消逝在民间的人
逝去的人和岁月
造 船
射 鱼
王 血
蜂 巢
绿 桨
夜 海

我的老椿树

春天刚开始，老人就知道了。那是个正午时分，他坐在门槛上晒太阳，觉得后脖颈儿那块地方一阵燥热。他知道春天在那一刻里来了。每个季节都要在田野上持续几个月的时间，但它们到来的情景，总是在一眨眼的工夫突然闯入。

那奇异的一刻难以从老人眼前溜走，他能不失时机地把它捕捉到，就好比握住了它的手，让它将自己领进一个新的季节里。

在他看来，再也没有比依照日历牌去划分季节的举动再蠢的了。季节是一种奇怪的东西，给身体制造出各种滋味。人应该有划分和鉴定季节的天然本领。他年轻的时候就不信赖日历牌。为了弄清春天是从哪一刻开始的，他曾在田野上挖一个土坑，土坑里再放进一片羽毛：羽毛从坑底悠悠升起的那一瞬，也就是春天的开始……他老了，要感知春天已经不需要羽毛了。

小院里的老椿树面目苍苍，无动于衷。

老人走过去，跺了跺脚，然后走向屋里。

他取来一柄铁锹，在椿树下修了土埂。离树一丈多远是一口

细筒石井,他提出一桶桶水,浇到椿树下。

泥墙上的枯草不停地抖动,冷风从草叶上又跑到老人衣襟里面。他一动不动地盯着树下的水慢慢渗光,接着再动手提水。灌了十四桶水,那水渐渐停止了渗流。老人拍了拍手在原地坐下来,吸起了烟。他记起有一年春天,口渴得一口气喝了六大粗碗米汤。

烟雾从他嘴里冒出来,又围着脖子旋转一圈。好香的烟,好大的劲道。他咳着,满足地抖着嘴巴。有一根干死的枝条掉在脚边,他拾起来,端量不止。这是一截细细的树枝。人老了,气血不足,头上的毛发一根根变白了,有的还要脱落下来。老棉袄里可热烘烘的,有时简直就是滚烫的锅饼贴在了皮肤上。不知哪一年冬天在水库工地上垒石堰,送饭送来了锅饼,热乎乎的,大家就把它捂在肚子上。那年冬天真冷,不是人过的。老人把烟锅磕打一下,说:“哼,冬天。”

冬天来临那一天,他正蹲在门口喝一碗稀粥。椿树叶子落满了院子,他一次也没有扫。地上的叶子遮住了土,走在上面软乎乎的。树多大。这棵树是先人栽的,如今毫不含糊地老了。当时他喝着粥,眼盯在椿树叶上琢磨事,古怪的东西,每根梗上都一左一右对称着生了一般大的叶子。这真是一种体面的树,叶子真不错。当筷子咥在嘴里,正要抽出来的那一刻,腮上像被锥子扎了一下,木木地疼。他伸手抚摸腮部,一举手感到了刺骨的凉气。不用说,冬天在刚才的一瞬间来了。

寒风日夜在老椿树的枝条上怪叫。

他躺在屋里,特别是深夜,真为它难受。人在屋里裹着被子还

嫌冷，树呢？树不容易。不过树和树也不一样。那些皮脸厚壮的青杨，斧子砍一圈都不死，冬雪结在枝条上只会笑哈哈。椿树啊，香气透皮的高贵的树。它天生是禁不起折磨的一种树木。他想到哪里了？他真想为它盖一座茅屋。不过哪有给一棵树盖茅屋的？再说那茅屋要搭多么高。

冬天不是人过的日子，也不是树过的日子。

那“呜呜”的声音是风叫还是树哭？分不清。树应该哭。不过这棵老椿树自尊自贵，万事不求人，它是不会哭的。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住冬天的狂风。它是世上顶可恨的东西，让裹在被子里的老人咬牙切齿。

难得有一个明晃晃的太阳。老椿树披挂了阳光的样子，是永远使人难忘的。他抽着烟，坐在树下，通着心语。老椿树淡淡一笑，算是高兴的时候。在巷子里，几个老人提着高马扎，互相说笑一会儿。他不能跑到巷子里，因为他要陪伴老椿树。冬天可算过去了。

老人坐在春天的正午里，在灿烂的阳光下一动不动。

他心中有一串香气四溢的叶芽儿缓缓胀开，伸出弯弯的梗儿，小叶片边角上的茸茸都放开了。这就是椿树芽儿。他的呼吸里也满是它的气味儿，四周都是这种气味。有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春天，就跑到这个小土院里嗅一下这种气味吧。他快乐地拍打一下老棉袄，马上，一个冬天的尘土都从衣服上飞扬起来，在阳光里闪烁。

老椿树面目苍苍，一动不动。

老人挪近了一些，用手拍打了它的粗干一下，说：“嘿嘿，春天哪。”没有什么回应。他觉得手掌被树干碰得生疼。他搓一下手，又笑了两声。老胳膊老腿的了，互相敬重一点。树皮又厚又黑，像铅皮一样硬、一样沉重。他真想给它换换外衣，尽管这可能是棉的。不过那是破败的棉絮了。嘿嘿，这硬硬的黑棉衣。

老人走回了小屋子。他要在这第一个春天里烧一锅好茶。茶叶是自制的，那是上一年秋天采下的桑树嫩叶子，晾干了之后包起来，一把塞在了屋架上。多半年的烟火熏焦了纸包，他刚解下它，一股清香就涌满了小屋。桑叶青青，当年的模样还在。他把那口半大的生铁锅抹干净，添了火，烧起来。水沸腾了，停火，捏一撮叶子放进去。

这种茶可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。过去的人就喝着它，鼻尖淌汗，钻到阴森森的枯井底下淘水。大沙滩上牧羊的老汉手里悠着长鞭，高喉大嗓地叫，翻毛牛皮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那勇力也来自桑叶子茶水。老人捧着热气腾腾的大粗碗蹲到了老椿树下。

知道冬天的饥寒才知道春天的暖情。有一年老天直接泼下冰水，然后干结在屋檐上和树枝上。椿树上的枝枝桠桠莹莹闪光。他寻思这下子坏了，这下子老树必死无疑。为了援助老树一把，他想来想去想得头疼。后来他估摸着：树人同理，只要老了，身上必定缺乏火力。所以到了冬天，老人第一个遭殃。老人找火盆、火罐、煤炉子，无非就是借借火力。想到这些，他就给老椿树点了一堆火，火焰离树身远远的。灰屑儿飞扬起来，直飞到树梢那么高，老人哈哈大笑。

那个冬天过去了，椿树活得像他一样好。它发芽早，叶子密，黑乌乌的。老人二十几岁的时候头发油亮，有好几个姑娘看中了这头漂亮的黑发，她们不说好，只说：“真是的！”真是什么？大一些的姑娘嘴里发出“呜费呜费”的激动亲昵的声音，把胖胖的右手插进他的头发里。老椿树能抽出这样浓绿的叶片来，说明了它是个远远没有衰败的老家伙。

椿树叶子长到一定的日子就要落到地上。在这之前，老人搬过长梯爬到高处，小心地掰下它们，再捆成一束一束。如今的人越来越爱吃这种香气厚重的叶子了，把它们看成蔬菜之王。他把叶子背到集市上，很快也就卖光了。一沓儿钱揣进怀中，也很容易。小院外面的人从墙下走过，锐利的目光射向老椿树。老椿树的叶子与所有树都不一样，唯有它以钱做叶。这是棵类似假说中的宝树，高大奇壮，绿叶如云，养活一个老人轻而易举。他攀在高木梯上想过：

椿树恼了的那一天，只要轻轻伸出手指一掀，他就会从木梯上跌落。

他一边摘采叶子，一边咕哝。他说你的叶子要采下，你的眼睛要闭上，你不要理睬这个穿老棉袄套子的人。人的头发长了就要剪去，剪发师傅剪刀“咔咔”响。一个孤单的人，一棵孤单的树。两个老家伙在这个世道上多帮衬吧，如果没人注意这两个老家伙的好时光，他和它悄没声息地过日子，那才是福气。可偏偏有人从长满枯草的土墙上昂起头来，盯着树梢哼了一声。

老人把采下的椿叶分成两摊，一些卖掉，一些用盐埋进缸里。

当地上的一切绿色褪尽时，他再取起咸椿叶送到集市上去。

几乎把大部分时间都留在老椿树下。他坐在那儿吸烟，椿树常常落一片叶儿到他的头顶上。他也不抖落，就顶着它，笑吟吟地坐着。老椿树脾气好的时候，就这样逗弄他。有时他坐烦了，一动身子，头颅碰到树上，眼睛都给震花了。他歪着脖子：“你的手真狠。”他知道那是老椿树在他不留神的时刻里，击了他一掌。他为老树浇水、施肥，细心地耘土。夏天，知了落满了树冠，他就把它们轰走。这些知了会吵得一棵老树不得安生。

比起他来，老椿树算是个更年长的先辈。他感激父亲那一代人的眼光。总之，从他记事的时候起，他就看到它立在那儿。后来有饥馑，有战事，兵荒马乱，椿树没死没残也没挪窝儿。他敬重这棵比他更老的树，认为它有岁月给予的无可比拟的心智。他几次试着探探它的神力。有一次他记得把铲土的锹放在了树的右边，可一觉醒来锹已经呆在左边。这显然是椿树将它挪动了。还有一次他丢了东西，那是一条帆布做的新口袋——他故意用树下叶梗儿摆起一道数码——这儿的人丢了东西都用这个方法算一算能否找到；他想老椿树一定会帮他的忙。结果算的答案是有望的一宗事。他等了半年，不灵。尽管这样袖手旁观的事很多，他也还是敬重它。

桑叶子水苦中有甜，喝得老人生出小汗粒。每年的春天他都要喝这透出红色的水，这是春茶。天气暖和了，各种虫子都会爬出来。他记得刚刚过去的那一年，春天就有百足虫沿着土墙顶上活动。太阳照在枯草上，虫子在草根处拱动，吸收着阳光。有一个人

的脑袋从枯草叶里探出来，又缩回去。老人正喝滚热的桑叶茶，这时一振右臂将水泼过去。有什么叫了一声。有几个飞虫被烫死了。

虫子多的时候，往往也是天下混乱的年头。那一年是很遥远的事了：虫子一律紫色，从墙根往上爬，爬到顶又折下来，就这样越了墙，再顺着老椿树干往上爬。紫色的虫子在亮光下闪闪一片，多么美丽，但令人恐惧。老人不明白这么多虫子是怎么生出来的。这简直是一个夜晚繁衍而成的。它们源源不断地爬过墙头，毫不犹豫地爬向老椿树。老人有些惊慌地抓起一把扫帚，把它们从墙上扫下去。但这些虫子毫不气馁，只一袋烟的工夫又返回来。后来他终于悟过道理来，于是坐在树下，每到虫子爬上树干时，就用铁一样的手掌把它们拍死。不一会儿，他的手掌像沾了血垢，甩也甩不掉。紫色虫子仍不见少，它们争先恐后，视死如归。老人长叹一声站起来。

那一回他算绝望了。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无力断掉它们的源路。墙基四处布满细密的裂纹，那些虫子就从土地中钻出来。什么虫子？以前没见过。一辈子在土地中滚动的人都不认识它们，那肯定是些陌生之物了。虫子像一股倒悬的紫色水流一样，已经到了大树的半腰。无数的腿爪挠着树皮，大树痒得频频抖动。先行的虫子遇到横生的几片椿叶，像火焰一样扑了过去，只听得“喳喳”几声，叶子全不见了踪影。老人双眼瞪得老大，急急搬来长梯，把树腰的虫子拦住，用大掌狠狠击打。

老人苦战了三天三夜，两眼完全变成了红色。他的衣服后来

全被虫浆染成了紫红色。第四天中午，太阳升到天穹的正中，这些虫子像听到什么号令似的，一齐止步，然后掉头而去。

这简直像一场紫色的梦。可它倒是真实发生过，因为被虫血染脏的衣服还在，每到阴天下雨时就腥气大发。老人那天正午见虫子消逝，接着仰面倒地，昏睡了两天。两天里真的做了与虫子相搏的梦，惊险绝妙，到醒来时已经没法与真实的情景加以区分了。

他醒来后睁眼去看墙头：枯草抖抖，什么也没有了。他揉揉眼，这才见有几个脑袋在草叶间伸伸缩缩。他的心怦怦跳动，因为从墙头上翻过来的，必定是祸。

他估计得不错。几天之后，天下大乱。小院墙外面的人嗡嗡大叫。老人把院门洞开欢迎。因为如果他们不走门，只得从院墙上翻过来；而翻过墙头的都是祸。

尽管门开着，有人从门上入，也有人从墙上翻。祸来了。有个小伙子硬要踏长梯爬树，说要摘些香椿叶儿走。他说这么大一棵椿王，它的叶儿岂能让一人独占？小伙子头发脏乱，脸上是泥污，嘴唇鲜红。他爬到半腰，伸手揪一片叶儿咬在嘴里，胡乱嚼着，说真香啊。说完了就把绿色的汁水往下吐，吐到了老人的脸上。老人退到一边去，所有人都望着他笑。这时小伙子已经爬到了长梯的顶端，扬起双臂挥舞，唱起了一首歌曲。下边的人都停止了活动，仰脸看着他，齐声叫好。老人也仰脸去看，发现老椿树变了脸色。它的叶子默默垂着，一声不吭。他为梯子顶端的小伙子暗暗捏一把汗。

小伙子唱罢，左右开弓地揪起了椿叶，一边揪一边往下抛。下

面的人扑上去抢，像一群羊。

老人不看地上的人，只紧紧盯着老椿树。老树变了脸色；所有叶子都由绿变黑，又渐渐透出暗红色。老人盯着树冠，亲眼见从叶隙里伸出了一根又硬又长的手指，迎着小伙子的脑门捅了一下。小伙子尖叫一声，身子猛地向后一仰，从半空中跌落下来。

所有人都吓得不吱一声。

小伙子仰面朝天，七窍流血。他半天才睁开眼睛，看看四周围上来的人，说：“我冤。”

他说这话时，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椿叶。老人蹲下来说：“孩子，你摘这么多叶子干什么？”小伙子抹着嘴角的血说：“带回去，用盐腌了吃。”老人痛惜地拍拍他的手，又问：“疼吧？”小伙子点点头。老人说：“老椿树也疼。”这时候有人去扶他，老人喊道：“挪到门板上去吧，他断了椎骨。”

老椿树就这样躲过了那年的劫难。老人至今记得那蜂拥而至的紫虫怎样在阳光下发亮，记得那不得安眠的三天三夜。

老人被染成了紫红色的衣服舍不得丢开，有时仍然穿在身上。这是那场搏杀的见证。可是这儿的人没一个相信会有这等事。从芦青河西岸来的一个染匠为了招徕生意，竟然指鹿为马，当众说这件紫红色的衣服是他十年以前的手艺。老人气得两手发抖，但是无言以对。也只有院里的老椿树亲眼见到了那一幕，这似乎也就够了。

春节第一天，老椿树喝足了水。他也喝足了水。再过不久，它该抽出那香喷喷的叶子了。这些日子是小院里最意味的时节，